

阅读

第561期

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中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这个人我要定了

林少华

说起来，很多人知道我是个翻译匠，但未必知道我是个教书匠。其实我首先是个教书匠，教书是我的本职工作；而且，较之翻译、译书，我更喜欢教书。

1982年当老师，今年是我从教四十一年。1985年设立教师节，今年是我过的第三十八个教师节；而且，这两组数字还可能不会定格——我任教的中国海洋大学打过招呼了，希望我继续留任。不过说实话，我有些犹豫。原因很简单，我已经老了，没准正在向老年痴呆一步步靠近。而另一方面，我又真心喜欢当老师教书。有人说教书和种树是世界上两件最好的活计，何其幸也，两件我都喜欢，都有幸魅力为之。

刚才说了，我是1982年当老师的，那年我最后一个走出吉林大学研究生院的大门。也就是说，我当老师的可能性始于考研。实不相瞒，考研考了两个第一，笔试正数第一，面试倒数第一。正数第一是因为我考前背了两块砖头厚的2260页日汉大辞典；倒数第一，是因为我大学毕业三四年几乎没有讲口语的机会，口语明显退步了。事后得知，就在我退场后，主考老师用日语问其他四位面试老师“可不可可”（可还是不可）而出现短暂沉默的那一时刻，我的导师一拍桌子说：“这个人我要定了！”那真是惊心动魄的七个字！因了这七个字，人生指针忽一下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，从此指向光荣与梦想，指向通往大学讲台的大门。我想，在那个仅次于“to be or not to be”（生还是死）的时刻，导师一定从我身上、从我试卷中发现了某种特殊的什么。

这么着，多年后同样成了研究生导师的我，也开始留意从报考研究生的年轻人身上发现某种特殊的什么。我清楚记得，十几年前我接到一封来自遥远的宁夏的信，写信人说她大学读的是财经专业，毕业后在银行工作。但她不喜欢和钱打交道，而喜欢文学，喜欢日语，自学日语好几年了，很想考研以便从事日本文学翻译工作。信写得情真意切，而且颇有文采，几个比喻尤其用得精巧。总之有打动我的什么。后来阅卷时我眼前忽然一亮：一份试卷的翻译题做得不是完全正确，但有灵性的光闪。职业经验告诉我，“正确”易得，而灵性难求。我当即打定主意：这个人我要定了！多巧，这个人正是她，正是给我写信的那位年轻的女银行职员。

事实证明我要对了。毕业后她去一家主要出版文学译著的出版社面试，我得知后到底放心不下，就打电话给一位社领导，对方直言快语：“林老师你不打电话也毫无悬念——这个人我们要定了！这个岗位的编辑，我们招好几年了，从未碰到对文字这么有感觉的……”

我还想说，让我产生“这个人我要定了”那种冲动的，不只在阅卷当中，还来源于信上、会上、网上。广东南海曾有一位高三女生在来信中写道：“看村上的作品简直就像是一种奢侈的享受，而您的精彩翻译使村上的才华展示得更加淋漓尽致。”2020年一次上海读书会，一位读者悄悄递给我一张明信片：“怀着感恩的心情来到上海。阅读林译这么多年，是我来到这世上的荣幸。”落款为“您的忠实粉丝”。网上B站留言中的就更多了，这里只举一例：“您翻译的村上春树先生的书我几乎全部看过，您的翻译太精彩了，尤其是您在《海边的卡夫卡》写的译序，我初一时候看的那本书，现在初三了对那段文字记忆犹新。”

你说，作为老师、作为译者，有谁会不为这样的文字动心呢？不，那不是文字，而是一颗颗纯净而滚烫的心！我真想当面向她、向他、向这个世界说一句：“这个人我要定了！”

或许你想说，原来林老师只要点赞自己的同学啊！不，也包括批评我的同学。如前不久一位读者指出《列克星敦的幽灵》译序中的一个失误：把“初中”误为“高中”。一字之差，不反复核对不可能觉察。认真！毛主席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，这个人我要定了！

孔子说：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”。那么多读者，里面不知有多少“我师”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一本译著并不是我一个人译的，而是大家一起译的。大家互为老师，互为学生。因此教师节也未必是从事教师职业之人的专属节日，而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节日。

教师节快乐！
(摘自2023年9月11日《新民晚报》)

我的老师

魏巍

最使我难忘的，是我的女教师蔡芸芝老师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她那时有十八九岁。右嘴角边有榆钱大小一块黑痣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她是一个温柔和美丽的人。

她从来不打骂我们。仅仅有一次，她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，我用石板一迎，教鞭轻轻地敲在石板边上，大伙笑了，她也笑了。我用儿童的狡猾的眼光察觉，她爱我们，并没有存心要打的意思。孩子们是多么善于观察这一点呵。在课外的时候，她教我们跳舞，我现在还记得她把我扮成女孩子表演跳舞的情景。

在假日里，她把我们的带到她的家里和女朋友的家里。在她的女朋友的园子里，她还让我们观察蜜蜂，也是在那时候，我认识了蜂王，并且平生第一次吃了蜂蜜。她爱诗。并且爱用歌唱的音调教我们读诗。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她读诗的音调，还能背诵她教我们的诗：圆天盖着大海，黑水托着孤舟，远看不见山，那天边只有云头，也看不见树，那水上只有海鸥……

今天想来，她对我的接近文学和爱好文学，是有着多么有益的影响！像这样的教师，我们怎么会不喜欢她并且愿意和她亲近呢？我们见了蔡老师不会像老鼠见了猫似的赶快溜掉，而见了她不由地就围上去。即使她写字的时候，我们也默默地看着她，连她握铅笔的姿势都急于模仿。每逢放假的时候，我们就更不愿离开她。我们还记得，放假前我默默地站在她的身边，看她收拾这样那样东西的情景。蔡老师！我不知道你当时是不是察觉，一个孩子站在那里，对你是多么的依恋！……至于暑假，对于一个喜欢他的老师的孩子来说，又是多么漫长！记得在一个夏季的夜里，席子铺在当屋，旁边燃着蚊香，我睡熟了。不知道睡了多久，也不知道是夜里的什么时辰，我忽然爬起来，迷迷糊糊地往外就走。母亲喊住我：“你要去干什么？”“找蔡老师……”我模模糊糊地回答。“不是放暑假了么？”哦，我才醒了。看看那块席子，我已经走出六七尺远。母亲把我拉回来，劝说了一会，我才睡熟了。

我是多么想念我的蔡老师呵！到如今回想起来，我还觉得这是我记忆中的珍宝之一。一个孩子的纯真的心，就是那些在热恋中的人们也难怪呵！什么时候，我再见一见我的蔡老师呢？

(摘自1956年10月1日《教师报》)

重获日常

初程

台风刚刚过去的晴天。风是好脾气的，温柔舒服到人见人夸。天很蓝，是那种很传统很古老的蓝，保持着与天空悠久的联系。天这样蓝，云也就显得特别白了，一朵一朵，浮萍一样闲闲地飘着。我匆匆挂着相机出门，要把这样的蓝天白云都塞进镜头里。

当然是出于感动。我相信，所有的相机都没办法生产出一幅动人的照片，如果在此之前不曾打动相机背后的那双眼睛。

好风好日自然要算个理由，可是，我知道这并不是全部。真正感动我的，是一种酷暑难耐的暂停，一种狂风暴雨的终结，一种稀松平常的回归。类似的感动，比如我在一场重感冒之后，重拾了神清气爽与无限轻松；比如我在一个平原之上，看到了一大片完整的毫无遮挡的很多年缺席在黄昏里的晚霞。当我自在呼吸，当我的目光似马，奔驰在原野一般的云霞之上，我简直有热泪盈眶的冲动。

有些感动，并不是对意外的喜获，而仅仅是对日常的重获。

(摘自2024年9月6日《今晚报》)

妻子的话有套路

孙达

儿子回家来，看上去心事重重。一番询问后，得知他数学练习卡在第16题上，导致后面的题目全部没做。我下意识地理怨道：“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不会做的题目先放一放，你怎么……”

妻子拉了我一下，接过话茬：“这题一定特别难吧？”

儿子点了点头。

“但是你又特别想攻克它？”

“嗯，我就想试一试。”

“可代价很大啊，后面的大题都没时间做，要不及格了吧？”妻子用开玩笑的语气说道，“如果重来一次，你还会这么做吗？”

儿子想了想：“我还是想解这道题目。”

“即使老师再公布这次成绩，或者老师找你谈话？”

“那没什么，我可以承受。这只是一次平时的练习。”儿子看了看妻子，补充道，“妈妈你说过，满分的练习意义不大，相反，做错的练习才是无价之宝，因为那可以让我查漏补缺，了解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。所以，这份练习发下来后我一定会好好琢磨的。在真正重要的考场上，我会有所选择有所取舍的。”

妻子赞许地拍了拍儿子的肩膀：“这次练习意义非凡啊！你展示了坚持到底的钻研精神，这个习惯难能可贵；你预判了可能出现的结果，也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；当你遇到需要选择的时候，你能坚定地正视自己的内心，选你所想，把握好舍与得；你无惧自己的弱势，也不会因为失败而轻视自己的能力。你已经是男子汉了！你现在要做的，是暂时放下这个练习，好好吃饭！”

儿子抬起头，脸上的阴霾一扫而空。晚饭后，他一头扎进自己的房间，心无旁骛地做起了作业。

简单的几句话，解开了儿子的心结，坚定了儿子对自己的信心，鼓励了儿子未来努力的目标和行动。如此高超的话术，真是让我叹为观止。

妻子却白了我一眼：“不是我话术高超，而是你的书都白读了。”你可以给予你的爱，而不是输入你的思想，记得吗？

我说纪伯伦的诗我当然记得，可正是因为爱他，才会因为他的不快乐而担心，才会给予忠告，这并不冲突。“当然，我的话没你高明！”

“你觉得是话术，我却觉得是理念。分数与孩子，我们通常都说选择孩子，可真正面对的时候，又会下意识地倾向分数。你说出你的忠告的时候，遗憾的不恰恰是他没能得到的高分吗？你认可儿子钻研的习惯吗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你支持儿子考试时为了了一道题目放弃整张试卷吗？”

我摇头，反问道：“难道你做不到？”

“我也做不到。”妻子狡黠地笑了，“所以，我才格外佩服儿子，他确实有我们不具备的勇气！既然这是他的闪光点，我们肯定不能推翻。但他的确又放弃了其他题目，也确实没有合理安排好做一份完整练习的时间。怎么办呢？‘缺点就像黑暗，投以光明就会消失’，比起全盘否定，不如强化孩子的闪光点，让光亮驱散阴暗！说实话，父母是过来人，拥有不少规避风险的经验和做父母的都迫不及待地想给出这些经验，可如何让孩子心甘情愿接受，这就真是一门大学问了。你呀，还是书看得不够！”

妻子一边说，一边打开手机中的有声书：“喏，《不管教的勇气》，也许可以让你重新思考与孩子的交流方式。”

(摘自2024年8月30日《萧山日报》)

本版联系电话：0939-8210855

图片来源于网络

两个戒指的故事

毕飞宇

1987年，我还是一个23岁的年轻人，那一年我大学毕业，成了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的一名教师。在这里我需要解释一下，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的学生都是健全人，毕业之后，他们将作为残疾人的老师。作为残疾人老师的老师，老实说，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残疾人对我意味着什么。

因为我写过小说《推拿》，许多人都有一个误解，以为我把我所认识的残疾人的故事都写进了小说，事实上不是这样。为了尊重朋友的隐私，我在《推拿》里头没有记录任何一个真人，也没有记录任何一个真事。但是，在今天，我要给你们讲两个故事，人物是真的，故事也是真的。

第一个故事是关于戒指的。我有两个盲人朋友，一男一女，他们是一对恋人。有一天夜里，姑娘把我从推拿房叫到了大街上，掏出了一枚戒指。她告诉我，她想和她的男朋友分手，戒指是男朋友送的，她请我把这枚戒指退还给她的男朋友。我把小伙子喊了出来，把姑娘的想法转告了他。小伙子对我说，他已经感觉出来了，但是，希望我把戒指再送给女方，理由很简单，恋爱可以终止，这段感情却是真实的，他希望女方把戒指留下来做个纪念。我只能来到女孩的面前，转达了小伙子的意思。姑娘说，都是残疾人，买一个戒指不容易，请你再跑一趟，退给男方。我又一次来到小伙子的面前，经过我的反复劝说，小伙子最终接受了戒指。第二天上午，那个姑娘就消失了，我再也没有见过她。

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，盲人都有他们的生理缺陷，他们大部分都有些自卑，他们担心主流社会的人瞧不起他们。为了补偿这种自卑，他们就格外地自尊。我时刻能感受到他们心底里的那种力量，这力量其实也正是生活里头最为朴素的一个原则——是自己的就是自己的；不是自己的就不是自己的。在我看来，一个人只要过上原则的生活，他就是高贵的，这样的生命就是高贵的。我愿意向这样的生命致敬。

现在我要说第二个故事了，还是关于戒指的。我另外有两个盲人朋友，一男一女，也是一对恋人。这一对恋人要幸运得多，戒指是最终结婚了，就在他们办婚礼的前夕，小伙子找到了我，让我做他们的证婚人。在我给他们证婚之后，婚礼的司仪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位女播音员，请一对新人交换戒指。小伙子拿出了戒指，是钻戒。而那位盲人姑娘也拿出了一枚戒指。现在，我想请朋友们猜猜——姑娘的戒指是用什么做的？

这枚戒指是新娘用她的头发做的。新娘是一个诚实的姑娘，她大大方方地告诉我们，她买不起钻戒，她只能用她的头发为她的新郎编织一枚结婚戒指。这位盲姑娘说，她的头发太软了、太细了、太滑了，为了编织这枚戒指，她失败了一次又一次。她差不多动用了上百个小时才算完成了她的梦想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婚礼上所有人的头都为她的新郎编织一枚结婚戒指。非常遗憾，在我证婚的时候，我的《推拿》已经出版了，要不然，说句什么我也会把这个场景写进我的小说。今天，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你们，多多少少弥补了你的遗憾。

在这里我特别想说遗憾。作为一个作家，我的人生几乎就是在遗憾里头度过的，我相信，在座的艺术家们都会同意我的说法。每当我完成了一部作品，无论我多用心，回过头来，都会发现有许多东西没有写进去。这个没有写进去的东西就是比小说更加广阔、比小说更加丰富的生活。可我依然是乐观的，正因为有遗憾，我们手中的笔才不会停歇，遗憾在，艺术创作就永在。

最后，我有一个小小的提议，朋友们，为了你们的健康，也为了盲人朋友有一份更好的收入，大家常去做推拿吧。

(摘自《毕飞宇散文》人民文学出版社)

